

鬼 巢

歐陽山作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一九三六,十一,五 初版

1——2000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人

著作人

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八百五十一號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余漢生

歐陽山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每冊國幣二角五分

No. 459

中篇創作新集

第四種

目次

一	奇怪的朋友高剛·····	一
二	小旅館的夏夜·····	三一
三	那樣一間影戲院·····	四五
四	謠言·····	六五
五	第一夜·····	八四
六	荔冷河的姑娘阿蓮·····	九六
七	第二夜·····	一〇八
八	程六·····	一二八
九	第三夜·····	一四〇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經從那單調的生活裏面找到他們痛苦底來源了嗎？

河身寬而且深，彎彎曲曲地在田畝中間畫出一條美麗的銀帶。早稻已經熟了，金黃色的原野 *Digia deiles* 地偷偷響着最先成熟的稻穀跌落的聲音，村子離河很遠，望過去像看見一堆毫無聲息的平地上的矮墳。

兩岸長着矮胖的儘量向河面佝僂着身軀的蒼老的樹，牠們在若干年前就已經企圖伸出自己的肢體在兩岸之間接成無數的橋樑了。

「你要倒在水裏面了……」

人們走到河邊，用手拍着牠們——拍着那些老朋友底肩膀這樣說。……於是脫下衣服，攔在倒朝天的竹帽上高高地擎在手裏，半截身子露出水面毫不費力地游過對岸去。在那邊的樹陰底下，他們穿上短衫和褲子，戴

上竹帽，大聲唱歌，走上爲草蟻所聚居的田基路。

我被村外的地平線上的疏落的遠山捉住了，停下我底飢餓的脚步。山岡粗粗一看好像只有三個或四個，但一會兒我就發現牠們後面還有露出半邊臉或尖長的腦袋，若隱若現的無數的山峯。在純藍的天空，一爐毫無雜質的高熱度的火焰無情的冶煉之下，牠們更顯出偉大的靜默。我愛牠們到了想一步跳進牠們底懷中，用我底叫聲擾亂牠們底寧靜的地步。

可以看得清楚的幾個山岡岡頂全是禿圓的，山腰上茂盛的淡棕色的山茶樹叢遠望好似遍山都種植着麻菇。

直切着增石村底弧形的邊界的公路上有笨重的汽車，馱着穿灰色軍服的軍官的馬匹，和肩挑彈藥箱，公文箱和棹椅鍋爐的伏役在忽忽來回地走

着。採柴的樵婦看見他們經過就憤怒地站在一旁朝他們睜着眼望。

我明白那些裸體的農民爲什麼在金光燦爛的禾田裏仰起他們底赤紫的臉孔對着太陽吼叫了。他們守着那些辛苦的收穫不讓外來的侵入者——不論是餓荒的災民，流動的賊匪，或是移防的官兵搶奪掉。難道世界上有比這種恐怖的預感更適宜於吼叫的事情麼？

在一間孤立的河邊的白牆房屋外面，我問兩個小孩子：

「你們在害怕麼，是什麼東西呀？」

一個七歲大的女孩子叫阿地，一個五歲大的男孩子叫阿平。離開小縣城三四十里的這鄉下的兒童壯健靈敏得猶如生下地來不久的馬仔。姐弟們正在撒開一切和一個肥大的母雞玩耍，他們要捕捉她，跳着笑着，在地上

的塵土中打滾。她慌張地躲進竹林裏，一會兒又悠然若無其事地挺着肥滿的胸膛走出來啄食地面的小虫。孩子們一走近她，她就機警地飛撲着奔到遠遠的地方才站住了。

「害怕什麼？我們一點都不怕！」

阿平回答我，但他馬上被姐姐一把揪住了。

阿地十分莊重地告誡他。

「不要胡說！」她申斥道，「看握攔呵……你從那里來的（她轉向
我），爲什麼不問我呢？我知道——我們鄉下就要開鎗了。」

「誰開鎗呀？」

「他們。他們到我們鄉下開鎗來的。」

「誰把這些事情告訴你的？」我顫慄地問。

「誰告訴我？我爲什麼要人告訴呢！」

我忍痛走到樹木比較少些的一個更開朗的地方了。全部的欲望在我只是找一個舒適的鋪位好好地睡一覺或隨便吃一點什麼……

河面陡然開闊，大約總有三四丈光景，水流得更緩慢而似乎簡直沒有流動了。我坐在碼頭邊的石板上望着那以明亮的強烈的光和永不停滯的波紋把自己裝飾得十分好看的荔冷河，望着河中靠近碼頭那一排浮屋似的蛋家船，我底脚從岸邊垂下去約離河面五尺高，可以感到那被猛烈的太陽煮滾了的河水騰起難以抵受的熱氣。

這一股無窮無盡的煮沸了的蜂蜜繼續平坦地在大地底裂縫中流着，微

風吹過來把糖衣吹皺了，但立刻又復歸平滑，凝結脂肪的乳狀的平面。

公路在遠遠的下游以一座石橋跨過荔冷河。那上面運輸的兵士來往得更加頻繁了。他們走動的時候全是穿着髒得噁心的灰布軍服的五個人或七個人的一組。唱着粗魯難聽的軍歌。水機關槍挺着袋鳥般的大肚子滾過石橋，轟隆轟隆地特別吵鬧。這些人彷彿真地準備佔領了這個小村落然後一步步地去毀滅掉牠。

長時間的找尋即令在一個慣於漫無目的四處閒蕩的人也會感受倦怠，我這樣和自己磋商：「去和那混賬的陳天良打個招呼吧……」

陳天良是一個臉瘦，四肢勾曲，全體看來和猴子相似的中年人。就在這小碼頭對上的田邊的柳樹林中開了一間規模簡陋的小旅館，兼做民信

局，匯兌銀毫，辦理水貨那樣的生意。旅館中只有一個小客堂和一個大的黑暗的房間，——旅客全睡在那裏面，沒有牀鋪也沒有棹椅……整間旅館也沒有招牌，人們憑着長年代的習慣叫他做陳棧。陳天良賣着他底著名的假雙蒸酒，打那些付不出棧租的旅客就跟他打他底老婆兒女一樣。

坐在碼頭邊上我一擰回頭就可以望見陳棧，但是我完全沒有意思要離開那條迷人的荔冷河跑上他家裏去。「可憐可憐我，天良叔，」有一個沒錢的害怕他的脚色這樣哀求過他而且被他收留在廚房裏砍柴燒飯，這是兩年以前我親眼看見的。但我既不害怕他也不喜歡他。

濃綠的柳樹陰底下，陳天良靠在一張竹製的躺椅上沉默地在抽一袋熟烟，他彷彿被他自己的假酒灌醉了。不望什麼地方也不說什麼話，他底神

氣恰像要屏絕在這時候給他一點騷擾的任何人。

突然之間我這樣決定：即使陳天良能夠給我一個安睡的地方，我也要十分憎惡他了。

荔冷河裏的蛋家妹妹在開始一個複雜宏大的合奏，用瓷器聲音唱起那麼清脆的歌來。這些歌極其可愛。通常在中午或深夜——世界上最寂靜的地方，天才的歌者們一羣一羣地拿她們底絕叫來砍碎了寂靜，使人們更切實地觸到自己的存在。

昨晚你約我太Penlen(匆忙)，

你知道那時正水緊，囉！

那是柳樹彎彎腰，

一堆石卵橋上橋——

小船站不住脚跟，

你別那樣不好品（脾氣），囉——

告訴阿媽不要緊哪，

可要提防上村姓李的番薯籐——

他比陳天良更不講道德，

他底臉像鍋底一般黑……

拿他底骨頭去引狗，

黃仔（狗底名字）跑開氣哼哼——囉！

千刀萬斬那條番薯藤！

他點燈不買油，收穀不憑稱，囉！

墨晶眼鏡戴起來更鬼鼠，

腰帶細得好像一根紅頭繩，囉！

他打斗姆廟前走來了，

阿哥你躲到桑基後面等一等，囉！

是一種四個年輕女人連組的合唱。歌聲裏交融着南方江上的跳動的節